

西班牙史纲

1808—1917年

上册

〔苏〕伊·莫·马依斯基著

北京编译社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西班牙史纲

1808—1917年

上册

〔苏〕伊·莫·马依斯基著

北京编译社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目 录

序言	1—4
1808 年前夕的西班牙	1—64
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1
政治关系	26
拿破仑与波旁王朝(1808 年)	65—81
反对拿破仑的斗争和第一次革命	
(1808—1814 年)	82—148
前线	82
后方	111
反革命(1814—1820 年)	149—176
第二次革命(1820—1823 年)	177—285
西班牙阶级斗争的形式	177
里埃哥起义	184
革命的三年	208
神圣同盟的干涉	248
黑暗的十年(1823—1833 年)	286—313

第一次卡洛斯战争和第三次革命

(1833—1843 年)	314—385
战争的社会根源	314
军事行动	325
政治斗争	339
埃斯帕特罗的独裁	372

纳尔瓦艾斯将军的独裁(1843—

1854 年)	386—405
---------------	---------

十九世纪中期的西班牙经济

第四次革命(1854—1856 年)	406—422
--------------------------	---------

第四次革命(1854—1856 年)

政治浮沉: 奥当奈尔——纳尔瓦艾斯 (1856—1868 年)	423—449
--	---------

第五次革命(1868—1874 年)

无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	450—474
资产阶级的君主制度的探索	475—538
第一个共和国	475
第一个共和国	495
第一个共和国	509

第二次卡洛斯战争(1873—1876 年)

普鲁士道路的西班牙翻版(1874—

1898 年)	539—552
普鲁士道路的起源	553—633
普鲁士道路的起源	553
康诺瓦斯和萨加斯塔	570

虚伪的代议制机器	581
复辟时期的内政	609
工农运动	621
帝国主义时代和复辟时期的对外 政策	634—652
复辟制度的崩溃(1898—1917 年)	653—735
“1898 年一代”	653
西班牙资本主义的发展	664
统治集团的社会地位的变化	684
工农运动的发展	695
旧政党的瓦解	710
结论	736—754
资料和文献	755—778
人名索引	779—829
地名索引	830—849

第四次革命

(1854—1856 年)

正象有时在历史上所见到的那样，第四次革命不是由革命者——激进民主派和共和派，而是由上述那些温和的自由保守反对派首先发动的。

1854 年 2 月，萨拉哥沙爆发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奥当奈尔的一位拥护者霍尔将军。这次起义纯粹是军事性质的（这正是自由保守反对派领袖所期望的），广大的城市居民群众对起义十分冷淡。谁也不愿为让奥当奈尔或孔查代替圣路易当首相而拚死卖命。结果，萨拉哥沙起义被政府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霍尔将军在作战中阵亡。

自由保守反对派不肯接受这个教训，继续坚持自己的策略。1854 年 6 月初，社会情绪开始迅速高涨，圣路易的六个月内征收赋税的命令把最后一颗火星投入了火药箱，而反对派的领袖——

其中首先是奥当奈尔仍然主张只发动上层分子的宫廷军事政变，坚决拒绝吸引群众加入自己的斗争。

但是，在叙述第四次革命事件之前，我们应适当地概述几句刚才提及的奥当奈尔，他在1854年以前的西班牙政治生活中只起较为次要的作用，而这时却很快地跃居首要地位。

列奥波特·奥当奈尔（1809—1867 年）是十九世纪中期的第三个军事独裁者，他在许多方面与埃斯帕特罗和纳尔瓦艾斯有所不同。他的祖先是爱尔兰人，好几代都效忠于西班牙王室。列奥波特的叔父亨利·奥当奈尔将军在叙述第二次革命时期的一章中我们已经熟悉他，当时他以“反复无常”的策略，在背叛和违背信誓方面达到了最高峰。列奥波特·奥当奈尔这个侄子承受了叔父某些这样的品质。列奥波特·奥当奈尔早年就参军了，和另外两个独裁者一样，是在卡洛斯战争的战场上起家的，曾任坎塔布连战线的克里斯蒂娜军队的指挥，并先后担任阿腊贡、瓦伦西亚和木尔西亚的镇守。奥当奈尔的政治倾向是极不稳定的，因为首先他是一个升官主义者，是一个

看风使舵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奥当奈尔在1841年参加反对埃斯帕特罗的阴谋，失败后逃往法国，1843年同纳尔瓦艾斯一道返回西班牙。1844—1848年间，他任古巴总督。回国后任上议院议员。这个时期，西班牙开始掀起对伊萨伯拉和纳尔瓦艾斯不满的浪潮，奥当奈尔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洞察力预料这里大有可为。他同反对派势力——不是左翼民主派(埃斯帕特罗所倾向的势力)而是右翼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富有的银行家霍赛·曼努埃尔·卡尔雅多成为奥当奈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而在西班牙政治史上肯定起过作用的温和自由派历史教授康诺瓦斯·德尔·卡斯提洛则成为他的主要的思想鼓舞者。冷酷无情、小心谨慎、居心险恶、性格倔强的阴谋家奥当奈尔，极善于用温文尔雅的风度和迷惑人的姿态掩饰自己的真正本质。他走上追求名利的野心道路后，耐心地等待适当时机的到来，终于，1854年年中，他认为这个时机已经来到了。

的确，西班牙的局势处于一触即发之势。广大人民群众对圣路易的不满情绪已经达到沸点。就连温和派也认为，现在再也不能容忍了，因而

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前面提及的康诺瓦斯·德尔·卡斯提洛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1854 年 4 月 26 日，他出版了秘密机关报《蝙蝠报》的创刊号，在报上对宫廷、克里斯蒂娜和她的丈夫、圣路易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谴责他们营私舞弊、贪污贿赂和卑鄙的投机倒把行为。在以后的几期中抨击了伊萨伯拉本人，并且非常明显地提出她的最后一个情夫（阿朗尼亚上校），明确地指出他因同女王私通而得到的好处和奖赏。自然，所有这些揭露只会是火上浇油。

1854 年 6 月 28 日，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这天，骑兵司令杜耳塞将军集合他的所属部队进行检阅，号召他们举行军事政变。随后，共约两千人的这支军队由马德里出动。走出地下的奥当奈尔率领三个步兵营响应骑兵的行动。这支驻扎于首都郊区的人数不多的军队，要求女王撤换政府并召集议会。伊萨伯拉以宣告奥当奈尔和其他暴动将军不受法律保护作为回答，并出动由陆军大臣布拉塞将军指挥的步兵和炮兵对付他们。6 月 30 日，在维卡尔瓦罗村附近，两军展开了激战，结果未分胜负。但是，奥当奈尔不得不撤往

阿兰惠斯，希望从其他地方得到增援。然而他没有得到援助，无论是马德里或是外省各大城市的民众，仍然都对起义很冷淡和无动于衷。这次起义完全是萨拉哥沙二月起义的重演。在奥当奈尔面前明显地出现了可能失败的征兆。

这种情况迫使起义者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康诺瓦斯——运动领袖当中政治上最明智者——感到如今不是 1843 年，如果不宣布能够鼓舞城市民众的纲领，那末奥当奈尔的试图必定要失败。因此康诺瓦斯建议提出符合广大人民阶层愿望的要求。奥当奈尔始终反对，但是形势已经毫无出路，终于只好让步。7 月 7 日，在曼萨纳累斯镇（拉曼彻）他宣布了由康诺瓦斯起草的宣言，该宣言后来称为“曼萨纳累斯纲领”。该纲领的要点归纳如下：保存君主制度，但清除宫廷权奸；遵守和改革法律；改善报刊的困难处境；减轻赋税和严格节制国家开支；文武官员不按职位高低而按功绩升迁；保证各省的自治；为保障这一切，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国民自卫军。

不能说奥当奈尔的宣言是很革命的宣言。因为他所提出的要求极其温和，而通过的条文也非

常含混。但是曼萨纳累斯纲领的公布取得了重大的效果，民众立即行动起来，开始投入反对政府的运动。纲领的最末一条——关于建立国民军的问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激励了左翼民主派分子。巴塞罗纳、阿利康特、瓦伦西亚、萨拉哥沙、格拉纳达、塞维尔、布尔果斯、维多利亚、圣塞瓦斯田和其他几十个城市纷纷行动起来。到处建立了革命洪达。卡塔卢尼亚爆发总罢工。开始大张旗鼓地组织人民武装力量。仅马德里一地，国民军人数就达到两万人。外省首府的情况也和马德里一样。

首都经历了暴风雨般的日子。喧闹的人群在街头行进，高呼：“处死大臣们！处死克里斯亭娜！”克里斯亭娜的王宫和圣路易的府宅均被捣毁。克里斯亭娜躲到阿兰惠斯去了，而圣路易于7月17日辞职，并化装成宫廷侍从逃往国外。宫廷权奸纷纷自寻藏身之所隐匿起来。伊萨伯拉也想离开首都，但是由于外国人使们的抗议而只好留下来。实际上她在自己的宫廷中已经成了俘虏。在最后一刻，伊萨伯拉还进行了一次绝望的挣扎，任命科尔多瓦将军为首相，想借此来恢复

她的地位，科尔多瓦毫不迟疑地在马德里展开了血腥大屠杀。这就激起了公开起义。在首都街头很快地筑起了一千八百个街垒。国民军同正规军结成了亲密的朋友。科尔多瓦政府急忙辞职，看来，革命已经赢得全部胜利。

与起义倡导者的意志相反，宫廷军事政变演变成了强大的人民革命运动，这就是事物自然发展的逻辑。然而运动只不过是又一次重申著名提纲而已，因为革命形势不够成熟，仍然需要一个坚强的、有组织纪律和思想修养的、能够为人民的真正胜利而利用革命形势的革命政党。当时在西班牙还没有这种政党，结果，虽然民主力量获得胜利，但是自由保守派联盟保持了许多极重要的阵地，这大大地有助于他们在两年后获得最后胜利。

这种情况首先表现在马德里最高洪达的建立上，最高洪达在科尔多瓦辞职后，而比较正轨的革命政权尚未建立以前起临时政府的作用。由于倡议建立最高洪达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高洪达的成份。诚然，参加最高洪达的有“进步派”的代表，其中最著名的是

阿希雷；虽然原来里埃哥的战友圣米格尔当选为最高洪达主席，但是这时他是相当温和的自由派分子，况且在洪达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大资本家塞维耳昂诺和莫林内多、保皇派分子德·拉·维加侯爵和德·塔布埃尼哈侯爵，以及与自由保守反对派有密切联系的其他许多人。洪达的这种成份不可避免地也在其政策中表现出来：洪达仅仅答应人民召集制宪议会和驱除宫廷权奸，此外它一无所为。如果没有人民的干预，也许洪达当时就把行政权交给曼萨纳累斯的英雄奥当奈尔手中了。

可是人民绝不允许那样做。人民高声疾呼要求把革命领导权交给……埃斯帕特罗。这位原先的独裁者这时在洛格罗尼奥自己的庄园中安稳地过着日子，他在1847年大赦后回到那里，象新新纳图^①那样，辛勤务农。这时人民召唤他承担起国家的命运。为什么群众又一次推举埃斯帕特罗呢？马克思对这一现象解释说：

“漫长的残酷的反动时期，具有恢复在革命

^① 公元前460年罗马的执政官。传说他生活简朴，亲自耕田。——译者注

中遭到失败的声名狼藉的领袖们的声誉的令人惊异的特性。一个民族的想象力愈大——哪儿还有比南欧民族具有更大的想象力的呢，——他们用体现革命的人物来对抗体现专制的人物的愿望就愈强烈。因为他们不能马上凭空塑造出这样一个人物，所以他们就让他们过去运动中已经衰亡的英雄们复活”^①。

纳瓦尔艾斯就这样给埃斯帕特罗铺平了道路。

在既成的局势下，自由保守反对派当然无须考虑公开领导革命运动的问题，因为革命运动显然已经超出他们所要保持的范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已变成群众性运动，并且摆脱了运动发起者的控制。奥当奈尔和康诺瓦斯退居一旁，埃斯帕特罗占了首要地。7月29日，当埃斯帕特罗抵达首都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他在欢迎会上致答词时激昂地说：

“马德里的人们！你们请我来在我国建立永久的自由，我在这里表示，如果自由的敌人想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05页。

剥夺你们的自由，那末，我将率领你们，率领全体西班牙人，握起革命之剑，指引你们走向光荣的道路！”^①

这些话听来多么豪迈，但是很遗憾，正如我们下面见到的那样，随着好话面来的并不是好事情。

自由保守反对派领袖随机应变地对付对他们不利的形势，他们装出一副似乎遵从人民意志的样子。奥当奈尔比埃斯帕特罗晚一天到达马德里，他谦逊地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当着众人之面很尊敬地同埃斯帕特罗互吻，似乎同人民领袖结成了公开的亲密同盟。当然，奥当奈尔的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巧妙的伪装而已，但是他很了解埃斯帕特罗，并善于耐心地等待自己的时日的到来。

7 月 31 日，女王任命埃斯帕特罗为首相。在他的一生中命运第二次给了他巨大的希望。革命浪潮依然汹涌高涨。全国到处建立了革命洪达。

^① Butler Clarke, *Modern Spain*, Cambridge, 1906, p. 232. (巴特勒·克拉克：《近代西班牙》，1906 年剑桥版，第 232 页。)

国民军指挥员的选举，在各处都是左派和极左派获胜。各秘密团体重又在首都展开活动，对居民中的民主力量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共和派组织了非常活跃的民主联盟，它的领导人是菲盖拉斯、皮一伊—马加尔、西克斯托·卡马腊、奥兰塞（德·拉·阿耳巴伊达侯爵）、奥达克斯·阿韦西利亚等。马德里的一伙共和派分子宣布了伊比利安联邦共和国宪法草案，其中除了一般性的民主要求外，还承认信仰自由，废除殖民地，实行全民武装和摒弃一切征服性战争^①。广大群众大声呼吁，要求废除与罗马教皇签订的 1851 年条约，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地产，消灭修筑铁路事业中的营私舞弊，各大臣应报告自己在 1843—1854 年间的工作，以及组织特别法庭审讯克里斯蒂娜。最后这一点尤为重要。人民对老女王的仇恨带有普遍性，把她看作是被推翻了的制度的一切罪恶和卑劣勾当的化身。人民要求对她给与应有的惩罚。克里斯蒂娜了解这种情况，因此在革命初期曾两次企图逃出西班牙，但是由于群众的警惕，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516—518 页。

她未能实现自己的企图。在这种情势下，埃斯帕特罗本来不仅能以容易实现人民的上述全部要求，而且满可以将西班牙大胆地引上革命的民主发展道路。可是要实现这些，就要求埃斯帕特罗有清醒的头脑和为“自由”而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不久前曾答应要“握起革命之剑”捍卫这种自由。根据他以往的所作所为，我们已经知道，埃斯帕特罗既没有清醒头脑，又没有坚定的意志。他第二次独裁的结局似乎比第一次更不光彩。

的确，埃斯帕特罗在其统治两年间，曾在以奥当奈尔为首的自由保守反对派的压力下，作了一连串的让步。同时奥当奈尔不断向他进攻，而他却只能软弱无力地和愚蠢地招架，因而终于放弃了自己的阵地。整个第四次革命，正象西班牙爱说俏皮话的人对这次革命的主要活动人物所说的那样，是在“母鸡”（埃斯帕特罗）和“孔雀”（奥当奈尔）之间不断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只是象征着以自由保守反对派（即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部分比较“现代化的”地主）为一方和“进步”共和派（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同时埃斯帕特罗经常很象古老喜剧中的老头